



上

黎明哈尔滨

荀鹿 /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野火

黎明哈尔滨 ①

WILDFIRE

荀鹿·著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野火·黎明哈尔滨 / 荀鹿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9. 9
ISBN 978-7-5468-1816-0

I. ①野… II. ①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08411号

野火·黎明哈尔滨

荀鹿 著

统筹策划: 徐 淳

责任编辑: 余 岚

装帧设计: 八牛·设计 冉 冉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邮箱: dunhuangwenyi1958@163.com

0931-8773121(编辑部)

0931-8773112 0931-8773235(发行部)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20.75 插页 1 字数 600千

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ISBN 978-7-5468-1816-0

定价: 8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
叠
影
—

第一章

(一)

有一个鬼魂在老戴耳边无比恐怖地嘶叫了一声，老戴魂飞魄散，挺尸一样从被窝里蹦起来。

那个鬼魂又叫了一声！老戴浑身打了个激灵。

他把双手捂在眼睛上，揉了两下，渐渐稳定了一下情绪。床头边小餐桌上的闹钟还在嘶嘶哑哑地叫着，老戴怔怔地想了一会儿，伸手把闹钟按死了。

鬼叫声终于消失了。

老戴蹑手蹑脚地像只虫子一样钻回被窝里，好像生怕惊动了什么人。

他左滚一下，右滚一下，让厚重的棉被把身体严丝合缝地包裹起来。这会让他感到安全一点。

房间里黑魆魆的，沉重的棉布窗帘覆盖了窗户，遮住了清冷的月光，只在火炉烟筒伸出去的小气窗缝隙之间，偷偷漏进一点儿寒凉。

窗外依稀听到左邻右舍起床、洗漱、走动的声音，这个早上渐渐有

了些活人气息。

老戴蜷缩在被窝里，闻到一缕血腥气。

哪儿来的血腥气？

老戴再一次感觉到鬼魂又逼近了。那个鬼龇牙咧嘴，满脸血污，像一只奇形怪状的猴子蹲在他的床头，脑袋紧紧地贴着自己的脸，血腥味儿钻进他的鼻孔、他的喉咙、他的脑子。

那个鬼魂笑嘻嘻地看着他，喋喋不休地嘟囔着：“你为什么要杀我？你为什么要杀我？你为什么要杀我……”

老戴拼命摇头，抵死挣扎，却纹丝不动。他的四肢僵硬，像是被钉死在了床板上。

鬼魂身上散发的血腥气越来越浓烈，飘散在枕头上、被子上、床板缝里、洗脸盆里、马桶里……

“我是不是杀人了？”

一个可怕的想法突然跳出来，在他的脑子里蹦了两个来回，又一下子撞得粉碎。

他伸腿拉胯钻出被窝，努起鼻子四下里嗅着气息，然后突然翻起枕头。枕头下面，压着一条毛线围脖。

那是一条针织的毛线围脖，宽松厚重，围在脖子上又严实又暖和。

老戴在睡觉之前，习惯性地吧围脖摘下来，小心地折叠起来压在枕头下面。这样不但可以让围脖保持温度，还可以垫起枕头的高度。

每一天都是这样，但是今天很明显有一点不同。

老戴把围脖凑到口鼻边上使劲地闻了闻，那股血腥气猛地窜了出来，呛得他一阵干呕。缓了一缓，他又仔细地看了一眼，暗淡的光线中，围脖上有一片很明显的黑褐色的污渍，是风干了的血迹。

老戴长长地呼了一口气，他放下了心——没错，自己确实是杀人了！

转而，他又苦笑了一下，已经很多年没有亲手杀过人了，手法竟有点儿生疏。

这是1948年12月29日，星期三，凌晨五点三十分。老戴正从噩梦中惊醒。

(二)

老戴从梦魇中惊醒的时候，元东正沉溺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噩梦中无法自拔。

梦里的天色像末日一样青黑阴沉，无边无际的细雨绵绵密密，冷风一刀一刀地割过。

阴冷，潮湿，绝望。

元东能够清晰地看见，年幼的自己站在河北保定的村庄里，身后是家中那几乎散了架的小草房。

爹妈死死拉住自己，而自己则像头野驴一样挣扎厮打，试图脱逃。

爹和妈的眼睛里都含着泪水，但是都不敢出声。只有他自己的哭声尖利刺耳，肆无忌惮。

远处，两个穿着深灰色长袍的男人，拖着一个少女撕扯着走向一辆驴车。

元东呜呜嚷嚷地哭喊着：“姐！姐！你回来！”

姐姐的眼神里全是惶恐，她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但是元东离得太远了，他听不见，只能号哭。

爹叹了一口气，说：“走呗，走呗。走远了，看不见就好咧。”

妈直勾勾地盯着那两个男人，看着他们把闺女弄上驴车，一个男人抡起鞭子，啪啪抽了两声鞭花，妈倏然惊了一下，好像那两鞭子抽在了自己身上。

那驾车的驴受惊了一样，撒腿就跑，另一个男人和姐姐坐在车斗子里，死死地按住姐姐。

姐姐一开始还惶恐地盯着元东，不停地在说着什么。等驴车开始跑动了，她忽然狠心扭过头去，再也不看元东。

元东也止住了号啕，只剩下半声的抽泣。

驴车终于跑远了，像一个小黑豆，最后消失在大路上的烟尘里。

接着，忽然下起雨来。

元东站在雨中，浑身湿透，但浑然不觉。

爹和妈拉扯着他：“回去，回去，进屋里去！你姐走啦，过好日子去了，以后吃香喝辣的，不回来啦！”

元东还不死心：“啥叫吃香喝辣呀！我姐最疼我了，她有好吃的好准得给我留着……”

“你姐上咱们主子家里当丫头去了！”妈抹了一把眼泪，说，“谁叫咱家是主子的奴才呢！咱是包衣啊，爹妈是奴才，你姐是奴才，你也是奴才。主子向奴才要人，那是天经地义的。”

爹和妈像拽死狗似的把元东拉进了小草房里，房子里在漏雨。

元东一屁股坐在地上，继续撒泼号叫：“啥叫奴才？啥叫奴才？我都听人家说了，现在是中华民国了，皇上早没有了，更不许有奴才！叫他们把我姐还回来！”

爹一巴掌抡过去，在元东的脸蛋子上扇出好几条指印：“畜生！咋敢胡说？什么叫没有奴才了？奴才就是奴才，到啥时候都是！”

元东一下子噎住了。梦里的那个年幼的元东，和那个清晰地知道

自己在做梦的成年的元东，都僵硬了。

他彻底明白了，姐姐回不来了，姐姐成了别人的奴才了。

那一年，元东十岁，姐姐十四岁。

在梦境之中，成年之后的元东就像一个幽灵，隐藏在小草房的脊瓦里，观察着眼前的自己和爹妈，他不能在梦里说话，无法参与其中。他只能默默地忍受。

忽然之间，风停了，雨也停了。一切都凝固了。

一个穿着黑色长袍的男人，忽然一脚踹开残破的门板闯了进来。

“你家姑娘死了！”那个男人厉声呵斥，他转向年幼的元东，“你姐，死了！”

梦里梦外的两个元东都无比恐惧，他们想呼喊，嗓子却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

忽然，一只手掌拍在他的肩膀上，元东一瞬间从梦中惊醒，挺身坐起，冷汗淋漓，气喘吁吁。

一个身材高挑的年轻姑娘，穿着干净利索的军装站在他身边，双手提着一件棉军大衣，似乎是刚想盖在他身上，却把他惊醒了。

姑娘一时间显得有点局促，期期艾艾地问：“怎么了，主任？你做噩梦啦？”

元东怔了一会儿，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才发现自己依然坐在会议室里，刚才是趴在会议桌上睡着了。

在这个凌晨，住在道外区景阳街45号圈楼里的老戴，和南马路哈尔滨市公安局里的元东，两个人在同一时刻从噩梦中惊醒。

会议室只是一间狭小的屋子，摆着一张长条桌子和几把高高低低、款式不同的椅子——这个时候，哈尔滨刚刚解放不到三年，哈尔滨市公安局的条件还不富裕，办公的家什都只是凑合着用。

好在屋子里点着一座火炉子，炉膛里压着柴火和煤渣，烧得热火朝天。

元东抓起会议桌上的大号搪瓷缸子，灌了两口凉茶水，掩饰一下自己的失态。

“哦，没事儿……火炉子烧得太暖和了，一时没挺住，睡过去了。”

“你都熬了好几个通宵了，怎么不找张床好好睡一觉？”姑娘略带责备地说，顺手把大衣披在了元东的肩上。

“哪有心思睡觉啊？锦州、长春、沈阳的战斗打得如火如荼。咱们哈尔滨现在是大后方了，但是局面更复杂了。”

元东装作漫不经心地站了起来，大衣滑落，挂在了椅子背上。那姑娘也装作没注意到。

元东走到火炉边，拾起炉钩子，掏了掏炉膛里的火，喃喃地说了一句：“太热了吧？”气氛突然有点尴尬。

好在这时有人敲门，急匆匆地响了几声。元东和那姑娘都如释重负，异口同声地喊：“请进！”

门开了，一个年轻警察探头进来：“主任，小孟，正好你们都在。”

“怎么了？”元东问。

在深寒的凌晨急匆匆找到会议室里，一定有不寻常的情况发生了。

“接到道外分局东来派出所的报案，是杀人案件！”小警察严肃地说。

元东，时年三十三岁，任哈尔滨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一处）情报室主任。

那个姑娘名叫孟思齐，时年二十六岁，任哈尔滨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一处）情报室机要秘书。

(三)

1946年4月28日，苏联红军撤离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和平进驻，哈尔滨从此解放。

中共哈尔滨市委派十八名干部接管国民党警察局，组建哈尔滨市政府公安局。同年4月30日，哈尔滨市公安局正式成立，地址设在道外区南马路48号。

元东主管的情报室，是隶属于哈尔滨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一处）不对外公开的机构。

那时候的哈尔滨是著名的远东国际大都市，也是各方势力角逐的主战场——国民党的潜伏特务、日本投降时遗留的内线、苏联红军的情报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机构、韩国的情报贩子、朝鲜的军队特工甚至还有以色列的犹太人……都在这个城市里逡巡着、窥探着，伺机待发，蠢蠢欲动。

由于当时哈尔滨的情报斗争错综复杂，经中央军委联合部署，在刚刚成立的哈尔滨市公安局系统中设置了“情报室”这一机构。

“情报室”的职能，包括甄别地方治安案件中可能与潜伏敌特有关的信息，与军事情报机构之间移交案件和跟踪沟通，采取适当方式处理可能存在的涉及敌特的案件等。

取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占领大城市之后的管理工作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政权、经济、军事乃至于情报工作，都面临与以前不同的形势。

此时，在哈尔滨公安局设立政治保卫处情报室，具有重要的探索和样板意义。

(四)

这个在凌晨突然发生的杀人案，让元东感觉到了一丝非同寻常的味道。

尸体是早上五点半左右被掏厕所的臭春发现的。地点在道外区北二道街的胡同里。

细雪下了一夜，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已经被冰雪掩埋，看起来就像靠着墙根堆起的一个大个儿雪人。

道外区这一片都是些圈楼和低矮的平房，房子里都没有卫生间，平时白天居民们要拉屎撒尿，只能到室外的公共厕所。

那些公共厕所大都建在街边巷尾，没有什么人愿意在隆冬的深夜里，走上两条街跑到黑咕隆咚的公共厕所去撒个尿。居民们一般都把屎尿拉在自己屋子的桶里，第二天一早上再提着桶倒进公厕的粪坑之中。

所以，到了冬天的晚上，这些犄角旮旯就成了少有人行的黑暗偏僻之地。

在这里杀人抛尸，似乎真是个不错的选择。

臭春是道外这一片的掏粪工。

每到冬天，趁着粪坑里的屎尿冻成冰坨子，他要把每一间公厕的粪坑清理干净，把那些粪柱尿冰一块一块敲开、掏出，装到一挂驴车上，趁着黎明之前，赶到松花江边上。

江边上有从松花江北岸农村专门赶来等着的农民。他们在天亮之前赶着驴车或者爬犁走过冰封的江面，等着把这些粪尿拉走，回到村里找块地方存下，隔年开春沤成肥料，用来做庄稼地里的农家肥。

臭春干得很起劲，不到三个小时，已经把一间公厕的粪坑清理得

干干净净。

这座公厕的规模比较小，收拾出来的东西显得零碎单薄。

臭春觉得一身干劲没有发挥到淋漓尽致，心头未免有一点失落，所以他决定趁着时间还早，再去掏一间公厕。

当臭春赶着他的粪车来到北二道街尽头时，一不小心，车轱辘轧到了这个家伙，“咯噔”一声，拉车的驴吓了一个哆嗦，惊悚地嚎叫了两声。

这晚上一直在下着轻碎的细雪，天色阴沉，没有月光。臭春借着雪地的微光依稀看到靠着墙根倒着一个雪人。

臭春吓了一跳，意识到有点不好。

他跳下车来，顺手抓起驴驾辕上挂着的煤油灯，凑过去看了一眼——没错，像是个死人。

臭春撒腿就跑，一口气跑到道外东来派出所。

（五）

老戴的住宅，在道外靖宇街和景阳街交叉路口的一座圈楼里，临近水都电影院。

哈尔滨的圈楼通常是一栋三层或四层的正方形楼体，四栋楼围成一个圈儿。从二楼往上，每一层都有一圈向外延展的露天走廊，中间是一个大院子，有一扇大门开着。

圈楼建筑通常都是俄罗斯特色的巴洛克风格，外墙立面雕梁画柱，缤纷精致，房檐窗框等处都有各种形状的浮雕——葡萄、石榴、龙凤、蝙蝠、瑞鹿、仙鹤……西洋式的建筑加上中国味的浮雕，土洋结合。

圈楼的居住功能有点类似老北京的大杂院，一层楼四面能住下二十几户，三四层楼的住户就至少有七八十家，住的都是些普通市民——看店的掌柜，上班的工人，走街串巷的小贩，开公交车的司机，从部队上退下来安置的老兵，也有游手好闲的二流子等等各色人家。

北二道街公厕命案发生之前的三个小时，也就是1948年12月28日下午，约莫三四点钟的时候，老戴正在火炉上烤着两个豆包，准备吃晚饭。

有人敲老戴的房门。

老戴推开门，见门外站着的是圈楼对面的住户吕二嫂。

老戴住在圈楼东侧二楼正中间的一户房子，他的地板下面就是大门洞子。吕二嫂就是住在老戴对面那一侧的对门邻居。

老戴是个单身的老爷们儿，东北人俗话叫“老跑腿子”。吕二嫂是个五十来岁的寡妇。孤男寡女不便共处一室，此时便只好一个在门里，一个在门外，站着说话。

吕二嫂说：“老戴呀，我上次跟你所说的那事儿，你给个准话儿呗！”

老戴装糊涂：“那事儿？哪事儿啊？”

吕二嫂呵呵冷笑：“装聋是吧？想不起来了是吧？那也行，你让我进屋，我细细地跟你再说一遍。”

说着就要往老戴的屋里闯。

老戴慌忙倚住门框，抻开胳膊拦住她：“别，别，我屋里……那个，昨晚的尿桶还没倒呢。”

吕二嫂得了胜，洋洋得意：“嗯呢，我就冲你尿桶的面子，今儿不进你屋里，不过你得给我个准话儿！”

老戴眯起眼睛使劲想了想，苦笑着说：“成，我去还不行吗？”

吕二嫂这才心满意足地从碎花布大棉袄里头掏出一张深绿色的纸条递给老戴：“拿住喽，今晚上的电影票儿，我好不容易求小白给你留出来两张。”

小白也是圈楼里的邻居，住在吕二嫂楼上，是个十九岁的姑娘，在水都电影院当卖票员。

老戴不好意思地接过票子看了看，是水都电影院晚上六点半的电影，座位是10排8号。

“两张连票，我顺手给撕开的。”吕二嫂微有歉意地说，“撕得不齐，豁牙漏齿的，让你见笑了。”

“没事没事。”老戴说，“不就一张票吗？又不是一张钱。”

“你的是8号座，对方是9号座。你早点儿进场，提前跟人家女方见个面儿，东拉西扯唠两句嗑，套套近乎呗！”吕二嫂说，“这要不是小白在电影院，咱们走个后门，那可根本买不着！”

老戴说：“那是那是，你费心了！这怪不好意思的，票钱我明儿取了给你！两张票怎么也得三千块吧？”

1948年冬，中央银行的第一套人民币刚刚开始发行，还没普及到老百姓手里。哈尔滨市民使用的还是东北银行的旧币，面值很高。

听了这话，吕二嫂呵呵笑着说：“算啦！这两张票算我的，到时候你跟人家好事成了，就当随份子了！”

老戴低低地应了一声：“但愿，但愿！”

吕二嫂转身走了，边走边说：“老戴你可好好的，我等着喝你的喜酒咧！”

老戴看着吕二嫂走过长廊，转角，再转角，走过对面的长廊。

一转圈的走廊都是焊接的铁架子铺的木板，年深日久，早已稀松糟烂，一脚踩上去发出吱吱嘎嘎的叫声。

吕二嫂走到自己房门前，又扭头看了一眼老戴，扯着嗓子喊了一声：“老戴，你得给我这个媒人长点脸，我等着喝你的喜酒啦！”

老戴也大声说：“得咧，我谢谢你啦！”

吕二嫂满意地推门进了家。

老戴知道，吕二嫂最后的这两句话，完全不是为了嘱咐他，而是说给左邻右舍听的。

在这座景阳街 45 号的圈楼里，只有他老戴一个老光棍和吕二嫂一个寡妇。

老戴在这里住了三年了，邻里间的流言蜚语也隐隐约约听过几句。

吕二嫂的夫家是开火车的，在伪满的时候，借着开火车的机会给山里的抗联送物资，1941 年被叛徒出卖，让日本宪兵队抓去，至今生死不明。

有人说，他被日本人枪毙了。也有人说，他是被送到平房的关东军细菌部队给做活体实验了。

这十年来，吕二嫂看不出一点儿悲伤，她独自把儿子抚养长大，没让儿子受过一点委屈。

她自己开了个裁缝店，接点缝缝补补做成衣的活计，来养活自己和儿子。

她每天穿得溜光水滑，尽管衣服不是新的，但是收拾得干净又整洁，看着就像个体面人。

她的年纪还不算老，收拾一下眉梢眼角的皱纹，扑上点儿脂粉，就像个四十出头的小寡妇。

她为了证明自己对于可能死了的丈夫的忠贞不二，拒绝了无数保媒拉线的好事之徒。

直到圈楼的邻里之间传出她和老戴的事，吕二嫂觉得自己的尊